

洪三段（小小说）

□ 陈仁存

“小洪三段”洪瑞之从小就住在坛坡子东侧的阁楼上。阁楼飞出檐外。坛坡子很高，能眺望到高邮湖的船帆雪浪，那里有画一般的清远疏淡。传说这是元末张士诚在承天寺登基做皇帝时祭祀上天筑的高台。民国二十年京杭运河倒口子，大水泛滥成灾，高邮城淹没殆尽，惟有坛坡子馒头尖一样耸立着，人头挤挤杂杂。这条很宽很长又两头倾斜的巷子向西直通大运河御码头，向东的巷头连北城门口，巷里住着杨家、夏家、王家、马家等士绅官宦大户人家，多文人才子。左家巷小桥流水，是烟花之地，豆蔻词工，夜夜笙歌。洪家楼下是茶叶店。洪家人在这里开了好几辈子茶叶店，雀舌、毛尖、云雾、大红袍、大佛龙井。洪家跟他们是烟火邻居。

拉黄包车的从坛坡子的陡坡下来都要慢下行脚，与车上主人的心情一样，爱听茶叶店里吱呀吱呀的胡琴声音。洪家几代人拉的都是京剧《洪羊洞》里的“洪三段”。第一段（二黄原板）：“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……”第二段（二黄慢板）：“叹杨家投宋主心血用尽，真可叹焦孟将命丧番营……”第三段（二黄快三眼）：“自那日朝归安然睡定，三更时梦见年迈多尊……”谭富英唱过，余叔岩唱过，杨宝森唱过。洪家人也将“洪三段”拉得急迫、苍凉。洪家

被称作“洪三段家”。

有一年洪家后堂屋起火，列祖列宗牌位除了洪承畴的被烧焦糊，别的都完好无损地被抱出来。洪家没有再为他重立牌位。洪承畴是“贰臣”，历来遭人唾骂。据说那天晚上洪家人将“洪三段”拉得怆然、哀怨，吟唱的声腔格外清脆、悲切。这唱的角儿就是十六岁的洪瑞之，也已经被人称作“小洪三段”了。他能自拉自唱。此番拉胡琴的是父亲洪叔任，敲鼓板的是二叔洪叔奎，京韵皮黄像湍急的激流冲泻而下，声出如丝，裂石穿云。不愧是“洪三段”代代相传。

正当他们沉醉其中的时候，夏家大少爷夏来悄悄走进。夏家祖上举业出身，现几辈是做大宗百货批发生意的，家境丰厚。他比洪瑞之大四岁，凭他自身的优渥，也有资格说看着洪瑞之长大的，但是听洪瑞之把“洪三段”唱得情酣意饱，实在佩服得不得了。他已经是六年的资深票友了，专工“麒派”，靠旗、髯口、帽翅、甩发，功夫了得。他一心想看麒麟童的真场戏，凑巧他父亲要他到上海跟一家客户结款子。他正琢磨找个作伴的，小洪三段如此这般的被他“挑”上了。夏大少爷就痴迷京戏，但绝非轻薄少年，眼神清澈透明。洪家人既高兴又放心。此行既能玩，还能见大世界。

三天后两个人到了大上海。夏大

少爷顺利跟客户结完账，怀揣八百大洋。麒麟童在黄金大戏院有三个月的场子。三个月的场子，两个人一场都没有落，场场过瘾。他俩还要等马连良。“南麒北马”，当然也想一饱眼福了。就在这时候“八一三”淞沪会战打起来了，马连良来不了上海，他俩也回不了苏北，兜里的银元开始捉襟见肘。洪瑞之机灵过人，做事巧妙，夏大少爷凡事唯他是从。洪瑞之领着夏大少爷，用学来的“洋泾浜”在英租界、法租界倒腾小百货，博洋女人眼球的稀奇饰物，假古董字画、苏州片儿，有着小把小把的赚头，还看了几场洋人演的歌剧、芭蕾舞，《茶花女》《弄臣》，还有白俄姑娘跳的《天鹅湖》，令他俩开了窍。两个人各带回来一个烫卷发、穿旗袍、蹬高跟鞋的上海姑娘。

当他们回到高邮县城的时候，就听说夏大少爷的父亲夏半湖当了禹王镇的维持会长，这让儿子感到不耻。鬼子的暴行，怎不令人切齿痛恨呀！所以冰炭不能同炉。夏大少爷家门槛都没有踏进。两个人于是在东大街小蓬莱茶馆对面开了一片百货行，叫“玉美登”，“玉”和“美”是两个女孩子的名字，“登”就是摩登。东大街人烟稠密，店铺林立，前有月塘，后有淖河，不远处却是阴城，有日本鬼子驻扎，巡逻兵三八大盖上的刺刀明晃晃的吓人。这一带的店家时不时提心吊胆，玉美登的两位老板在敌占区见多了，并不惧怕，照样在店里一个自拉自唱，一个练身段、步法。

好多事一过去就是多少年了。这哥俩好了一辈子。

头。又拿来洗发露，梳子，再搬来木板凳坐下，用毛巾沾水打湿一小撮头发，问父亲：

“烫不烫，水温行不行？”
“不烫，不烫，刚刚好。”

父亲是软发，像是贴在头皮上的一层柔软的布。将头发全部打湿后，涂上洗发露，双手揉搓，时不时地卖弄下，用手指来回按摩头顶穴位，问父亲舒服不舒服。父亲嘴角裂开了花，笑道，舒服呢，看来还要付钱呢，手艺不错。

将耳朵侧边的泡沫清洗干净，用毛巾擦拭干头发，竟忘了重要工具——剪刀没拿来。起身找来剪刀，我小心翼翼地 在父亲头顶来回估摸着，然后这边剪会、那边剪会，叮嘱父亲头千万不要动，剪刀锋利，容易伤到头皮。最容易剪的部分是在我正前方的头顶，也正是因为容易，让我无所顾忌地加快速度。父亲听到剪刀咔嚓咔嚓声，回过神来说，不能剪太短，不想看起来像劳改犯一样。我说，你几个月出不了门，还在意这些。

父亲眉头一皱说，那还是不行，还是要好看点。

一侧剪完，便让父亲脸侧向一边，随手去剪另一边。来回倒腾了几次，父亲拿来小方镜照着自己看了看，说长度刚好合适，我内心一阵喜悦。

中闪烁的萤火虫，为这片区域增添一抹梦幻而迷人的色彩。一丛绿色植物，像一条灵动的绿丝带，攀附在紫竹之上，随着微风轻轻摇曳，仿佛在与夜晚的微风共舞，诉说着夜的温柔。

轻轻推开院门，只见各种绿植错落有致地摆放在院内各个角落，像是一个个等待检阅的小士兵。院子西南角的假山上，爬满了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，其间点缀着星星点点的红色花朵，宛如一幅自然天成的画卷。鱼池边上的射灯，散发出温馨的暖光，为这片宁静的角落营造出一种梦幻般的氛围。在这里，大自然与人工的灯光完美交融，共同构成一幅和谐美妙的夜景图。

月下的一段漫步，让我深深领略到小镇的静谧与美好。无论是龙庄河那波光粼粼的水面，还是小院里那梦幻迷人的灯光，都让我沉醉在一种久违的宁静与放松之中。

与作家隔纸相望的流年

□ 马晓炜

在岁月的长河中，书籍始终如一盏不灭的明灯，温暖而坚定地照亮我生命的每一个转角。每一段与文字相遇的时光，都像开启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门，使我得以穿越时空的阻隔，在薄薄的书页、浅浅的文字间邂逅千百种人生。那些深深镌刻在记忆中的作家与作品，如同老友般陪伴着我，于平凡的日子里书写着不平凡的感动。

记得上初中时，汪国真的诗在校园里悄然流行。那时班上有个同学带了本《年轻的潮》，引得大伙如众星捧月般地黏着他争相借阅。好奇心驱使，我也向他借阅，他说：“空闲时间被别同学预定满了，你若稀罕，借你两节课咋样？”来不及多想，我满口应允了。

当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那本破旧不堪的诗集，瞬间被诗人质朴的语言风格和隽美、清新的诗行吸引了。上课铃响了，我浑然不知，直到张老师过来将书收去，我才如梦初醒。不承想，张老师非但没有责罚，还因势利导教育我们，说喜欢读书是好事，倘若因读课外书影响学业就得不偿失了。最后他还告诉我们，他也是汪国真的忠实读者。听了张老师的话，我对汪国真的诗愈加着迷了。课堂上虽然不敢偷看，但只要 在报刊上发现有署汪国真名字的诗，就毫不犹豫地抄下来，或剪贴下来，与同学们一起分享。

时至今日，汪国真的“没有比脚更长的路，没有比人更高的山”“生命可以没有灿烂，不能失去的是平凡”“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，既然选择了远方，便只顾风雨兼程”等经典佳句，我依然耳熟能详、随口吟诵。有诗香为伴的日

我家套房的旮旯里，至今还存放着以前用过的一部广播。经过多年岁月的沉淀，当年刷上的红漆早已斑驳剥落，再也寻不见它当初的“飒爽英姿”了。

原先的广播是铁质的，黑黢黢的外表，装在廊檐下一点也不美观，喜好捣鼓的父亲便去庄上的木匠家要了些边角料，做成一个正方体的木盒子，刷了红漆后便罩在那个广播喇叭的外面。穿上红色“外套”的广播给人的视感就不一样了，大气又美观。

千万别小觑这只不起眼的广播。记得小时候，这部广播成了我们全家人生活起居的闹钟，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开启了我们一天的生活之门，将我们带进一个充满生趣与信息的世界。

每天清晨，悠扬绵长的音乐声响起时，父母亲便闻声起床，他们分工明确，家务活在有条不紊中进行着。不一会儿，整个村庄的炊烟如约好似的升腾在空中。广播，此刻成了整个村庄的闹钟。

喜欢赖床的我不得不穿衣起床，在洗漱及吃早饭的过程中，美美享受着广播里的节目带来的听觉盛宴，也就在那时，我从广播里了解了中国以外的一些陌生的国家名字与时事政治，即便听得似懂非懂，也成了我上下学路上最具豪情的谈资。

午饭前，熟悉的旋律如期而至。“广播来了。”在屋旁干活的父亲催促母亲赶快回去做饭，因为上学娃要回来吃饭，再忙也不能耽误饭点。母亲立即放下手里的活计，起身奔向灶间淘米做

子，给青春留下的记忆，永远是美好的、鲜亮的、温暖的。

如果说那时年幼，喜欢汪国真略带 有从众和追星色彩，那么对路遥的喜爱，我一直认为是比较理性的、发自内心的。

初中毕业后，在等待参军入伍的日子，我外出到省城一家建筑工地打工。打工期间，我无意中在街头书摊淘了一本盗版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。

白天太阳下挥汗如雨，夜晚蜷在石棉瓦搭建的工棚里，借着昏黄的灯光，一页页翻读。孙少安的坚韧、孙少平的不屈，犹如一面镜子，映照着我的挣扎与渴望。书中的黄土高原，成了我精神的高地；而路遥的文字，也成了那段艰辛岁月里最暖心的陪伴。

多年之后，等我有经济实力买书时，不管是逛新华书店，还是驻足街头的书摊和报刊亭，只要看到有路遥的作品，我会毫不犹豫地买下。这既是对那段打工岁月有书为伴的无限感念，又为了在阅读中随时汲取向上、向善和奋进的力量。

后来，我参军入伍，在训练间隙读徐怀中、朱苏进、裘山山的军旅作品。他们的故事，不仅令我迷彩服下的青春多了一份厚重，还使我对他们的文字更加痴迷，四处寻找他们其它的作品，然后集中一段时间阅读，惟有如此，才感到解渴、过瘾、带劲。

岁月流转，从青涩少年到年届不惑，书架上的名字越来越多，但每次重读那些陪伴成长的文字时，总能遇见流年那个或惊喜或感动的自己。一本书是一个世界的入口，而喜欢上一位作家，则是与这个世界的永久约定。在书香氤氲的世界里，我们终将重逢。

旧时光里的广播

□ 韩翠苗

饭。不一会儿，整个村庄的上空又炊烟袅袅，那是每户人家都在张罗午饭了。母亲做好午饭时，我也放学到家，吃着母亲做好的可口饭菜，听着广播里的节目，心情那叫一个美呀！不知不觉中，广播里的节目已接近尾声，父母亲一听，赶紧催促，“广播都走了，还不上学去？”

傍晚时分，太阳正悄悄西沉，广播声又照常响起，远处的天边已被夕阳染成橘红色，各家的烟囱陆续升起炊烟。听见广播声，父母亲扛着农具走在回家的田埂上，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。

吃好晚饭后，便是写作业的时间，父亲怕广播影响我学习，便悄悄把音量调到最小点。

以前的生活信息，几乎都来自于广播，天气预报也不例外。关注每天天气，是父母亲极为上心的大事，尤其农忙时节，了解天气的变化后，他们好为明天的劳作做好打算。

我最喜欢每周六晚上《文艺百花园》那档点歌节目，那是我最为期待的时刻。甜美的音乐如窗外柔和的月光轻抚着房间里的每个角落，如溪水般缓缓流淌着，又在月色中微微荡漾开去……

好怀念小时候有广播相伴的时光，旧时光里的广播，是我成长路上抹温暖的回忆。

救护车缓慢行驶着往乡间开去，车里躺着刚做完手术的父亲，我坐在有些发黑的皮质长凳上，抱着装有几件换洗衣服的双肩包，边向父亲一一传达着医生所交代的话，边透着玻璃窗看向车外。雨越下越大，雨刮器拼命地来回折腾着，我提醒着司机慢些开，不着急。是啊，在手术室外等待才是最难熬的，现在回家再晚，心里也畅快了些。

几天前的中午，接到姑父电话，说父亲在屋顶翻新瓦片摔下来，通过视频看到父亲肿得像馒头的脚蹼，再看插着氧气鼻塞的父亲躺在转运架上等待检查，我竟一时间无法应答姑父，只是拜托姑父照看下父亲，我买好高铁票就往回赶。结果毫无疑问，住院几天后，父亲被安排做了腰椎和脚踝手术。

救护车绕着曲折的村路缓慢驶向村口，雨越来越小雨，到了家门口，雨停了，西边边出现久违的金闪闪的光芒，有些刺眼。

叫来姑父，与我一同将父亲抬上床。我整理好从医院带回来的行李，在医院将各种吃的用的归纳收好放进包时心情是愉悦的、兴奋的，可现在将同样的吃的用的又拿出来放桌上、放柜子里，心情却是烦躁的、不安的。

踏着如水月光，沿着小镇的街道缓缓踱步回家。夜晚的龙虬镇，宛如一位安然沉睡的少女，静谧而又安详。月光倾洒而下，好似一泓澄澈的清泉，给街道上的一切都轻柔地披上一层银白的薄纱。我脚步轻盈，满心都是难以言喻的放松与惬意。

街道两旁的房屋，像是一个个沉默的守护者，在月光的轻抚下拉长了影子，勾勒出一幅静谧的剪影。路灯散发着柔和暖黄的光芒，宛如点点星辰垂落在人间，将黑暗逐退到角落里。灯光下，偶尔有行人走过，留下一串串轻快的脚步声，转瞬又消失在夜色之中。

我信步继续前行，不知不觉间已来到龙庄河边。河边的石栏杆上，镶嵌着白色的灯光，将水面照得亮如白昼。水中的倒影随着波纹轻轻摇曳，似在低低诉说着小镇夜晚的故事。偶尔，有鱼儿俏皮地跃出水面，“扑

为父亲理发

□ 章双双

问父亲，现在想吃什么。父亲摇了摇头说，现在不饿，只要躺下休息。我准备关上房门，父亲支吾起来，看向我，右手扶着床沿，头努力抬起一个角度，左手从头顶顺着额头处摸了摸，最后手停留在左耳边，说，回去工作前，帮我把头发剪短点吧，随便点，剪短就行！

其实我心里很乐意 为父亲做他要求我做的事情，只是我实在不会剪头发。我说你不要到时怪我剪得不好看就行，现在离晚饭还早，我去烧好水，就来为你剪头发，你先躺会。

父亲点点头回应，皱纹在黝黑的脸上就像河床被冲刷过显得深浅不一，我知道，这是父亲掩藏笑容的最佳方式。

让父亲在床上慢慢挪动身子，将头往床尾处靠近，把一只塑料袋平铺在父亲头下，袋子的一小部分被肩膀压着，防止滑落下来。父亲平静地躺着，望着天花板。等我端来热水，床的高度无法让脸盆放在地上，便找来一只方木凳，将其放倒，脸盆搭在凳腿中间，上方十几公分左右便是父亲的

月下漫步

□ 戴顺星

通”一声，激起一圈圈涟漪，瞬间打破这份宁静，却又恰到好处地增添几分灵动的趣味。

我缓缓停下脚步，轻轻靠在石栏杆上，目光痴痴地望向河面。此刻，月光下的小镇，宛如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，所有的烦恼与压力都被抛诸脑后，内心只剩下一片澄澈与安宁。

继续前行，不久便来到我家的小院门口。带有欧式典雅花纹的院门静静矗立，宛如一位沉默的守护者。院门顶部安装的方形灯具，投射出明亮而柔和的光芒，将门前的小路照得清晰可见。小院边上的铁艺栅栏，在夜幕的笼罩下显得格外精致，栅栏上方挂着的蓝色灯光小灯泡，宛如夜空